





第一四五六册

四庫全書

●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明

文

海(四)

清黃宗羲編……………一

第一四五八冊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二百五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臣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錄監生臣左熙世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二百五十六

餘姚黃宗義編

序四十七

詩集

林伯恭詩集序

詩心之聲也聲因於氣氣隨其人而著形焉是故凝重

之人其詩典以則俊逸之人其詩藻而麗躁易之人其

詩浮以靡苛刻之人其詩峭厲而不平嚴莊溫雅之人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
卷二百五十六

其詩自然從容而超乎事物之表如斯者蓋不能盡數

之也嗚呼風霆流形而神化運行於上河岳融峙而物

變滋殖於下千態萬狀沉冥發舒皆一氣貫通使然必

有穎悟絕特之資而濟以該博宏偉之學察乎古今天

人之變而通其洪纖動植之情然後足以憑藉是氣之

靈彼局乎一才滯乎一藝雖欲絕騁橫騫以追於古人

前之而愈却培之而愈低幾何不墮於鄙陋之歸此源

於伯恭之詩不能無感焉伯恭博極羣經而尤長於春

秋嘗應書鄉闈實冠多士伯恭年始二十餘一旦名動

海內自時厥後學益加修遂擢至正甲午進士第歷佐省憲二府正色直言百士畏憚時出奇計剪三逆暨如烹狐兔則其所養之充是氣浩然弗撓弗屈故其發於詩也沉鬱頓挫渾厚超越大雅奏而黃鐘獨鳴也武庫開而五兵森列也洪濤起張而魚龍出沒也一展卷間呈珍獻異可忻可愕精神為之震眩源前所謂聲因於氣皆隨其人而著其形者豈非然耶世之學詩者衆矣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
卷二百五十六

二

不知氣充言雄之旨往往局於蟲魚草木之微求工於一聯隻字間真若蒼蠅之聲出於蚯蚓之竅而已詩云乎哉永嘉舊傳四靈詩識趣凡近而音調卑促近代或以為清新者競摹倣之源每謂人曰誤江南學子者此詩也聞者且疑而且信焉今吾伯恭之詩出一洗習俗之陋信知豪杰之士自有其人也故敢執筆直題於首簡世有知言者必深有取焉伯恭名溫姓林氏溫之永嘉人

劉兵部詩集序 宋源

詩緣情而托物者也其亦易易乎然非易也非天賦超逸之才不能有以稱其器才稱矣非加稽古之功審諸家之音節體製不能有以究其施功加矣非良師友示之以軌度約之以範圍不能有以擇其精師友良矣非雕肝琢腎宵吟朝吟不能有以驗其所至之淺深吟咏侈矣非得夫江山之助則塵土之思膠擾蔽固不能有以發揮其性靈五美云儵然後可以言詩矣蓋不得助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
卷二百五十六

三

於清暉者其情沉而鬱業之不專者其辭蕪以厖無所授受者其制澀而乖師心自高者其識卑以陋受質塞鈍者其發滯而拘古之人所以擅一世之名雖其格律有不同聲調有弗齊未嘗有出於五者之外也瀛於職方郎中劉君之詩其殆無所愧矣夫劉君名崧字子高故為西昌大族前代以科第發身者三十七人劉君亦以明經舉進士而其志之所嗜尤在於詩况劉君天分甚高自為童子時輒有驚人之句比長益淬礪弗懈上

自詩騷下從魏晉以來迄於唐宋凡數百十家皆鑽研考覈窮其所以言用功既深精神參會絕無古今之間已而曰此固可矣然猶未也乃東書走豫章與辛敬萬石周漬楊士弘鄭大同游而此五人者負能詩名見劉君皆驚異之揚碓風雅夙夜孜孜或忘寢食及徵之於古瞭然黑白分矣已而又曰此固善矣然猶未也復痛自策督日賦一篇雖沍寒之折膠熾暑之流金劉君擁鼻鼓膝時作嗚嗚聲不成章不止也數年之間卷軸盈

沒皆中乎繩尺至其所自得則能隨物賦形高下洪纖變化有不可測寘之古人篇章中幾無可辨者嗚呼前千年而往者吾已知其人矣後千年而興者孰敢謂無其人乎苟謂有其人非劉君之作將能行之於遠乎世無劉君五美之具而徒諉詩為易易者其果可信乎漁也以繆悠之資玩時愒日不能成一章性雅好登臨又無濟勝之具雖於諸家詩無所不讀終不及窺其藩籬有負師友多矣其視劉君不亦重可愧乎雖然濂雖不善為詩其知詩決不在諸賢後故因作序而相與言之使郊愈復生當不易吾言矣劉君之詩十九歲以前皆焚去二十至四十九之所存亦十之七八耳今其門人蕭紳所編者凡若干卷紳字鵬舉亦嗜於詩益得劉君之傳者也

汪右丞詩集序

宋濂

昔人之論文者曰有山林之文有臺閣之文山林之文其氣枯以臺閣之文其氣麗以雄豈非天之降才爾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
卷二百五十六

六

殊也亦以所居之地不同故其發於言詞之或異耳漁
嘗以此而求諸家之詩其見於山林者無非風雲月露
之形花木蟲魚之玩山川原隰之勝而已然其情也曲
以暢故其音也渺以幽若夫處堦閣則不然覽乎城觀
宮闕之壯典章文物之懿甲兵卒乘之雄華夏會同之
盛所以恢廓其心胸踔厲其志氣者無不厚也無不碩
也故不發則已發則音淳龐而雍容鏗鏘而鏗鏘甚矣
哉所居之移人乎今觀中書右丞汪公之詩益信其說
為必然者矣公以絕人之資博極羣書素善屬文而尤
喜攻詩當皇上龍飛之時杖劍相從東征西伐多以戎
行故其詩震盪超越如錢騎馳突而旗幟翩翩與之後
先及其治定功成海宇敕寧公則出持節鉞鎮安藩方
入坐廟堂弼宣政化故其詩典雅尊嚴類喬岳雄峙而
羣峰左右如揖如趨此無他氣與時植化隨心移亦其
世之所宜也然而興王之運至音始完有如公者受丞
弼之寄竭彌綸之道贊化育之任吟咏所及無非可以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
卷二百五十六

七

美教化而移風俗此有闕物則民彞甚大非止昔人所
謂臺閣雄麗之作而山林之下誦公詩者且將被其霑
溉之澤化枯槁而為豐腴矣雖然詩之體有三曰風曰
雅曰頌而已風則里巷歌謠之辭多出於氓隸女婦之
手彷彿有似乎山林雅頌之製則施之於朝會施之燕
享非公卿大夫或不足以為其亦近於臺閣矣乎輶軒
之使弗設而托之於國風者若無所用之皇上方垂意
禮樂之事豈不有撰為雅頌以成一代之盛典乎濂蓋
有望於公他日與鹿鳴清廟諸什並傳者非公之詩而
誰哉濂也不敏受公之知十有一年故竊序其作者之
意於篇首燕賴之詞要不足為公詩之重輕也公名廣
洋乃皇上之所賜其字則朝宗也淮南人洪武三年四
月二十一日金華宋某序

跋葛慶龍九日詩

宋濂

江乘沈玄督道士持草書九日登高古詩一卷謁余詩
後不著氏名但題越臺洞主四字道士悵然曰吾愛此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
卷二百五十六

卷甚見當世鉅儒多叩之鮮有知之聞公素稱該洽願有以識焉予恐足以語此頗記謝先生言越臺洞主名慶龍姓葛氏廬山人久居越中能為詩詩務出不經人道語甚者鈞棘不可句每客諸公貴人諸公貴人燕饗方樂或為具紙無問生熟連幅十餘慶龍睥睨其間酒酣筆落殿殿不自止皆鵬騫海怒歛起無際然為人簡躁喜面道人過一有所忤即發洩無留隱非知其磊落無他腸多疏之惟嗜聞音樂又不甚解居一室雜懸樂玉磬鈴醉後自揚扇撼之閉目坐聽殷殷有聲至睡熟乃罷晚尤落魄依王主簿居初越臺有石洞樵獵過者必祝以為有神慶龍悅之刻已像洞前自稱為飛筆仙人越臺洞主死之日遺言王主簿我死當葬我塋我必於是洞且用儀衛鼓吹為導使熊獵祝我如祝山神慶龍初為浮屠中更衣道士服晚又入儒人莫測其意出語頗涉玄怪恍惚不可辨君子謂其為詩之仙鬼云今觀其此卷所作雖雜於幽澁而其奇氣橫發真欲騎日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
卷二百五十六

月薄太清視爭工於組織紉綴間者不啻猿鶴之於蟲沙如慶龍何可少也何可少也余故備道謝語書而歸之使知慶龍非蹢躅媚學輩可及則其不為慶龍者又可得耶

項伯高詩序 劉基

言生於心而發為聲詩則其聲之成章者也故世有治亂而聲有安樂相隨以變皆出乎自然非有能強之者是故春禽之音悅以豫秋蟲之音悽以切物之無情者然也而況於人哉予少時讀杜少陵詩頗恠其多憂愁怨抑之氣而說者謂其遭時之亂而以其怨悵悲愁發為言辭烏得和而且樂也然而聞見異情猶未能盡喻焉比五六年來兵戈迭起民物凋耗傷心滿目每一形言則不自覺其悽愴憤惋雖欲止之而不可然後知少陵之發於性情真不得已而予所恠者不異夏蟲之疑冰矣故今觀項君之集而深有感焉項君與予生同郡而年少長觀其詩則冲澹而和平逍遙而閑暇似有樂

而無憂者何耶嗚呼當項君作詩時王澤旁流海岳莫入項君雖不用於世而得以放意林泉耕田釣水無所維係於此時也發為言辭又烏得而不和且樂也夫以項君之文學而不得不揚歷臺閣黼黻太平此人情之所不足也而君不然抱志處幽甘寂寞而無怨項君亦賢矣哉賢不獲用世而亦不果於忘世吾又不知近日項君所作復能不悽愴憤惋而長為和平閒暇乎否也感極而思故序而問之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
卷二百五十六

王原章詩集序 劉基

予在杭時聞會稽王原章善為詩士大夫之工詩者多稱道之恨不能識也至正甲午盜起旣括間予辟地之會稽始得盡觀原章所為詩蓋直而不絞質而不佞豪而不誕奇而不恠博而不濫有忠君愛民之情去惡拔邪之志懇懇惻惻見於詞意之表非徒作也因大敬慕或語予曰詩貴自適而好為論刺無乃不可乎予應之曰詩何為而作邪虞書詩言志卜子夏曰詩者志之所

之也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誦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詩果何為而作邪國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國風使為詩者俱為清虛浮靡以吟鶯花詠月露而無關於世事王者當何所取以觀之哉曰聖人惡居下流而訕上者今王子在下位而挾其詩以弄是非之權不幾于訕乎曰吁是何言哉詩三百篇惟頌為宗廟樂章故有美而無刺二雅為公卿大夫之言而國風多出於草茅閭巷賤夫怨女之口咸米錄而不遺也變風變雅大抵多於論刺至有直指其事斥其人而明言之者節南山十月之交之類是也使其有訕上之嫌仲尼不當存之以為訓後世之論去取乃不以聖人為軌範而自私以為好惡難可與言詩矣曰書曰惟口起羞昔蘓公以謗詩連獄播斥海外不可以不戒也曰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故堯有誹謗之木而秦有偶語之僇亂世之忌治世之所與也得言而不言是土瓦木石之徒也王子生聖明之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
卷二百五十六

王原章詩集序 劉基

時而敢違孔子之訓而自比於土瓦木石也耶

黃子邕詩集序 王禕

盱江黃子邕氏善為詩其詩有曰醉夢曩者皆古樂府歌行五言古體總若干卷其辭簡質平實壹本於漢魏而絕去近代聲律之弊殆幾於古矣嗟乎若子邕者豈非其意欲追古之作者以為並然可不謂為今世之能言者歟予嘗論之三百篇之詩其作者非一人亦非一時之所作而其為言大抵指事立義明而易知引物連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

卷二百五十六

十三

類近而易見未嘗有艱深矯飾之語而天道之顯晦人事之治否世變之隆污物理之盛衰無不著焉此詩之體所以為有繫也後世之言詩者不知出此往往惟炫其才藻而漫衍華縟奇詭浮靡之是尚較妍蚩工拙於辭語間而不顧其大體之所繫江左以來迄於唐宋其習皆然是其為弊固亦非一日矣今子邕乃能斥漫衍以為簡屏華縟以為質黜奇詭以為平易浮靡以為實讀其辭知其於天道人事世變物理之際詳矣等而上

之詎止於漢魏而已哉故予以謂子邕之詩殆幾於古今世能言之士如子邕者益不可多得也子邕嘗北遊運世叔季其言不見用其志鬱鬱不得遂賴今天子明聖畫收前代遺才而甄錄之故子邕遂擢官於禮部會朝廷方務稽古禮文之事討論潤色出於子邕者居多蓋子邕之學不特善於詩而已予故論其詩并及其平生之槩使讀之者因得以悉其人而又以見予於子邕之詩能知其意之所在與其學之所至非苟焉相好而已也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

卷二百五十六

十三

黃巖戴氏合族詩叙 胡翰

黃巖戴志道稱賢為益山大家分給諸子且二十年會有警志道父子辟亂山中各自亡匿不相見者久之事平始歸如故於是其子曰祐曰祚曰禧曰祖曰禮五人者奉其父相與謀曰吾骨肉幸脫虎狼之口而田廬貨賄幸不為強有力者之資追念山中日夜悲望恐無復平生歡則今何忍遽自携貳而不共此有乎乃合族數

十人同居共爨而志道年六十餘髮不白精力不衰率其子姓習為孝友事朝夕不倦鄉人稱之余聞其事於永嘉李君得其篇什觀之乃為之言曰天地之間有生者以類而聚火之為物也陽之屬也故炎而上水之為物也陰之屬也故潤而下上火下澤其性不同故其卦為睽水在地上其勢必合故其卦為比物皆然鳥獸魚鱉之生也其翔而集者必其羣而後止其躍而潛者必其隊而後趨其或觸搏噬嚙而去者蓋必有異焉者矣至于人亦然人之相與處者天秩也非物比也國之君臣鄉之長幼家之父子夫婦昆弟自有生以來未之能易也而家為最親今天下不幸多故民苦兵革恒惻足危懼即有倉卒扶老携幼流離顛踣於道窘甚輒棄去不暇顧男女剪為俘囚殺戮相食吾恐生人之類且糜爛漸盡也於是而得戴氏之事以見天理之在人心如青天皎日而人類不至糜爛漸盡者蓋有以也夫獐獐天下之猛獸也其性嗜食人獨不聞麒麟騶虞為其所

殘善人君子天寶相之張公藝李自倫之流歷隋氏五代之亂而卒有家族數世不替計其人在當時智不加於楊素勇不侔於賀若弼善宦不賢於馮道積貲不富於張弼其所積習不過尋常匹夫之行篤於孝敬友愛而已耳今戴氏父子兄弟既析而復合焉是以孝友開迹之始也登登之築基之不固則積之不厚涓涓之流浚之不深則引之不長尚殫厥心哉國家之制五世同居者旌表其門異時寵渥所加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矣

屠先生詩集序 胡翰

屠先生彥德越之諸暨人也先生少處里閑習為吏黃文獻公判州事見而才之趣令就學遂折節謝其故等夷覃思於六藝之文百家之言久之學乃大進監書博士柯敬仲自京師歸延致吳中率吳中諸生師事之吳為東南都會而敬仲放達喜通賓客至者非中朝賢貴人則四方之游士數學相長凡國家之故實前代之儀

注咸與有聞方是時天下之知先生者非直黃公當朝公卿大夫著聲譽者徃往是也元有國自至元承平之後人尚彌文而器能多不足於用先生雖儒者所負魁然而魁指畫天下事出入古今成敗利害瞭乎若燭炤而枚計近在目中貴人與之游者聽其言莫不厭於心然訖不引手援之以為國家用低徊不偶僅以春秋試有司取一教官反出白晳少年下則其平生之情歡愉悌悌憂思怊怊慨觸於物者宜有以昌其詩而發焉余始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
卷二百五十六

古

識先生於吳中先生長余數歲及再見於婺俱且老矣間相與言詩先生雅不自多乃曰子於詩可謂力抗虎射命中矣余聞之慙甚先生其詠我也先生既沒余與其二子亦久不見前年伯勳自越來言先生之詩已彙次成帙徵為之叙今敬仲又來復徵余言後死者為得辭之古詩變而為選選變而為律雖有作者恒寓於聲偶研揣之間患不足馳騁以極乎人情物理之妙觀於先生春容密栗得之自然時涉恢奇不失乎當能發古

之所未言而悉吾意之所欲言乃知先生昔者巧力之喻於今見之矣夫詩者所以言乎其志也先生之志不伸於當代豈遂泯而不白於後世乎是用語其二子姑慎藏之天下當有采而傳之者矣

上虞孝女朱娥詩序

唐肅

子昔過曹娥廟著論云娥未事人而死漢稱孝女禮也今廟祀乃以夫人謚夫有君子而後為夫人生而女死而夫人可乎娥之孝不以女薄不以夫人厚也及至吳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
卷二百五十六

古

見海濱有廟祀天妃某夫人者云本閩中處女死為海神則又歎曰妃配也天之主宰曰帝天妃者豈帝之配耶處女死為神稱夫人謬矣而又謂之天妃可乎歷代祀典掌之宗伯議之朝廷凡非禮若此者孰能革而正之哉今年來上虞邑人魏士達謂予曰吾邑有朱娥者在宋治平三年以十歲女子死於大母之難當時里人為立祠邑南記之者郡從事虞太寧也政和三年邑令席彥授主簿孫衍尉向泳重修之記之者新定江亮也

今祠宇碑碣燬於兵火久矣里長老猶能言其故處往往悲悼歎惋以不得復舊為恨宋熙寧間會稽邑令董偕嘗以娥配享曹娥廟蓋二娥俱吾邑人曹娥廟在江之西地屬會稽朱娥廟既廢不得專祠而僅享他邑他廟之祔食雖娥之神無間於此疆爾界娥之孝不以專祠為重祔食為輕而吾長老子弟所以悲悼慕嚮者則以為非專祠於吾境不可也且舊廟實作於民官於此者未嘗請封請額於上得若曹娥者尤邑人之憾也故

吾黨之士咸追詠其事而求予序之持以為有司告庶幾有所感動得轉聞之上而達其請焉嗚呼盛哉邑人之心也夫孝風俗之本苟以孝名者千載猶一日也朱娥之死二三百人猶思而悲之不忍廢其祭而懇懇以為急務蓋娥純孝有以感人心於二三百年之後而其人亦可謂之知夫敦勸風俗之本者有司聞之寧不奮然而與義舉乎不然則亦無異於向之官此者矣娥之未得封諡雖若憾然向使得之而加以非禮之稱若

曹娥天妃者猶不得也今國制一新居宗伯者必有知禮之君子於異代之失庶幾革而正之寧肯踵其失乎敢因序是詩而及之以識吾昔者之感且有俟於今之上者云

蒼雲軒燕集詩後序

唐肅

肅與嚴君宗道別去二載一日馳書來京師示以蒼雲軒燕集諸詩并宋庸菴先生所為詩序且徵肅題其末簡肅讀之再四而興嘆曰夫觀天下之盛衰者不觀諸

朝而觀諸野朝廷之間賢舉政脩教化下暨六合之內薰然太和則窮山荒澤逸人雅士始得以被澤承休鼓舞歌詠焉以適其寬閒安肆之志故遊康衢而聞童謠者不待入冀都之境聆大章之樂而陶唐氏之盛有足徵焉然則諸子所以獲是樂者謂非亂極還治否窮復泰之時而有之乎肅也縻於官守相去千餘里想像一時之勝集猶能以之興懷而况藻繪之文爛然在目金玉之什洋洋盈耳哉且采民風紀國俗史官職也肅不

敏固與聞之矣敢書此以復宗道且用質諸庸菴云

劉職方詩集序 烏斯道

天下藝之工者雖出於性聰亦歷歲滋久然也何獨藝哉至于詩亦然詩之工非直體裁聲律闡闢起伏無可疵焉而已年益高功益深則蒼蒼如喬松勁栢老鵬健鶻使萎薊披靡之氣屏絕於萬里之外人讀之神自張而氣自王也豈惟然哉意速而詞暢趣深而景融神變化而莫之測識向之工人見其工至是而工之迹泯焉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
卷二百五十六

三

如扁氏之斲輪卸人之斲鑿服鍊之仙骨脫而形化然後為詩之工也詩之工固矣然非味道腴而薄世紛亦未足以言詩必理不使情勝道不為物溺天地萬象皆吾之妙焉者也故吐精華自無不美矣如三百篇皆思無邪豈流於情欲之私翦翦焉狀物寫情者所可比哉余將豫章偶會晤太和蕭紳字鵬舉者逆旅間聽其誦所為詩皆清新典麗問其師則職方郎中劉先生子高也先生行脩學充未冠時即有能詩名至四十有九

詩聲焉成卷鵬舉刻梓以傳金華宋翰林序諸首以五

美備稱焉固已膾炙人口然五十以後之詩則不在所

刊卷中鵬舉又稟集若干卷示余余諷詠之使人神清

骨爽疲忘憂釋不能去手儼乎余前所商榷無毫髮遺

恨者也先生之詩不刻削而工不峭峻而蒼不隱晦而

深不險怪而神不平澹而化不乖俗而道蓋先生自科

第進官職方郎中轉北平按察副使南徧雷瓊北極燕

冀間歲餘三十載視否泰變遷通塞得喪山川俗尚人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
卷二百五十六

三

情物理舉足以興慨惟道是悟一發之於詩也若是則豈非年益高功益深以致其然哉昔王子安李長吉弱齡之詩非不鳴於時第王子安傷於弱李長吉傷於怪又豈不足徵歟余亦好為詩今老矣而詩不及年尚當造先生之門求其不逮先為序諸首簡俾鵬舉再刊以淑諸人人見之又將舍魚而取熊掌矣

王敏功詩集序 烏斯道

世之論詩者孰不曰凡工詩必擬諸古人古人之中孰

長於某詩某詩必擇而擬之則庶幾乎音節體裁有彷彿焉者余曰不然今之人信可以擬諸古古之創於詩者又擬諸何哉夫心欲有言則形之於詩詩者代言之音也人之不能已其言而白於人者必有倫有理有聞有聞不勞焉而自若爾也否則狂惑而已矣詩之作亦然奚必翦翦焉以擬諸古哉昔優孟學孫叔敖抵掌談笑無不似者及甯而觀之終非孫叔敖也魯男子以己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詎不仰焉孔子稱其善學柳下

欽定四庫全書

明大海
卷二百五十六

三

惠者也詩之欲擬諸古與否者豈不亦猶是耶郡之王敏功氏性聰好學凡賦詩隨意之所至搦紙筆立就積若干卷余讀之雄壯雕鏤直致者咸具皆出於性之自然雖未嘗擬諸古人而未嘗不古人也敏功蚤習舉子業至正末朝廷罷科舉即棄去遨遊燕冀所見者蓋廊而所蓄者益深及歸隱桃源山中尤得夫雲霞泉石之趣一發故變化倏忽不可以一律觀也譬地道之化生草木草木之花葉枝幹大小濃淡豈一刻雕而做之者

哉亦自然而已

欽定四庫全書

明大海
卷二百五十六

三

明文海卷二百五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二百五十七

餘姚黃宗義編

序四十八

詩集

張潞國詩集序 蘇伯衡

故元翰林學士承旨北行省平章事致仕潞國張公既薨之十一年其方外友北山上人索其詩來南京屬前靈隱住山見心復禪師彙次之將刻以傳會伯衡自金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
卷二百五十七

華召至乃請為之序伯衡叢在史局讀公之傳念其詩文莫之收拾久且軼墜嘗竊歎焉則今於北山之請也其能以不敏辭乎夫文辭之盛衰固圓於世運而世運之盛衰亦於文辭焉見之然則誦其詩而欲知其人可不尚論其世乎昔元起朔方有天下至元貞大德而盛莫加焉公之生也適際其時其所鍾者粹矣其言之昌也有以哉然而羈窮不偶留滯江湖之表詠歌寂寞之濱幾五十年至正初始用薦者通朝籍至是而昔之耆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
卷二百五十七

老凋謝殆且盡矣由國子助教轉拜翰林承旨遂擅文章之柄而雄視乎天下斯文之未泯實有賴焉而孰知夫養之也厚而用之也不亟是以其望實如彼之暴者也豈僥倖於一旦坐致顯融者所可同日語哉自公居翰林國事日非疆圉日蹙故其鋪張帝載黼黻王度之什既與清廟我將之頌鹿鳴鳧鷖之雅比隆至於緣情物發為聲歌顧於匪風下泉有取焉方鳴其盛而遽履其衰不亦悲乎夫何天不慙遺而公云亡公亡不獨其詩亡而元尋亦亡矣文章世運固迭為盛衰者歟抑觀漢唐以來凡以文鳴者際乎天地之運之盛也其制述乃有治古之風逮夫光獄分裂皆靡然若緒風之泛弱弁不有作者不能自振焉今公晚年之作雖當運去祚移之際其情舒而不迫其氣淳而不散其言簡以壯和平猶之盛年也其然非其中有不隨世轉移者存然乎不謂之作者可乎則其詩誠不宜無傳也公平生寓情詩酒所作至多而不自惜擬其遺尚五百餘篇皆可